

賓漢頓大學布賀岱中心

Fernand Braudel Center, Binghamton University

<http://fbc.binghamton.edu/commentr.htm>

評論者：伊曼紐爾·華勒斯坦

譯者：石敏文

評論 第 74 號

2001 年 10 月 1 日

結局不會更不確定

布希總統在對美國國會及世界的演說中，在宣示美國的意願時，表示爾後會有許多困難，“然而結局是確定的。”這是千真萬確的。如果布希總統是為了激勵人心，這是受攻擊國家領袖的正常表達。但如果這種說法反映了布希及其主要副手的分析觀點，那麼這是一種錯誤的認知。

當然，首要晦昧處在於布希所指的是什麼樣的結局。他可能指的是摧毀艾爾-奎達組織，這是可能的，但這是極端困難的目標。他可能指的是將在任何地方美國指為“恐怖份子”的組織斬草除根，然而成功的可能性是極端值得懷疑的。他可能指的是恢復美國人和全世界對美國政府武威的信心，就現在來看，是否能達成此目標是很不確定的。他可能指的是維護美國國家和美國企業的利益，達成此目標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當吾人思考結局時，時間是很重要的考量因素。我建議三個時段：六個月，五年，和五十年。就六個月的觀點言，布希看起來像有美麗的前景。想想自九月十一日以來這麼短的時間內他所獲得的東西。在此日之前，布希政府受到從各處來的各種程度的反對，特別是來自於國會內的民主黨；歐洲的盟友；俄國與中國；亞洲，非洲及拉丁美洲大部份國家的政府和人民；和世界性的“反全球化運動”。這是一個令人生畏的名單。然而自從九月十一日的攻擊發生後，幾乎所有的反對群體不是消失了就是大大的緘默。國會內的民主黨和歐洲的盟友再次聚繞在受圍攻的美國的周圍。俄國，中國與亞洲，非洲及拉丁美洲大部份國家至少對美國受攻擊後的回應予以某種適當的支持。“反全球化運動”相當的陳寂下來，並想想是否該轉換為某種“和平”運動。

當然，布希不是唯一一個自此次攻擊獲得某些立即政治利益者。因為美國急切著招攬每一個地方的每一個人靠在美國的一方，至少它準備付出外交代價來交換，而他人，特別是離內圈“朋友”較遠者，也不會猶豫的提出要求。國會內的民主黨和歐洲的盟友還不敢提出任何要求。但是俄國，中國，巴基斯坦，蘇丹，各個阿拉伯國家（沒有人知道鮑爾還向誰許了什麼允諾）並不恥於開口。很快的民主黨和美國在西歐的盟友也可能參加這個遊戲。對所有奧薩

瑪·賓拉登所不感謝者，當下似乎是一場雙贏的遊戲。

然而，帳單在六個月之內就須支付了。在此之前，美國會做些事情，進行些軍事行動。我們無法確定會做些什麼事情，似乎美國政府也無法確定。這是因為沒有什麼好的選擇，大家都承認這一點。以特種部隊空降阿富汗對賓拉登施以外科手術式的攻擊，冒著重犯美國於一九八〇年在伊朗慘敗的風險，卡特因此未獲連任。最可能的單一方案是轟炸阿富汗，這會有許多限制：鮮少適合的目標，可能屠戮很多無辜的平民，難民潮還會湧入巴基斯坦，穆斯林國家的政治不滿，而且光是靠轟炸終結神學士政權在阿富汗中部統治的可能性很低。

美國政府還有些人想轟炸伊拉克，這似乎是合理的目標。問題是薩丹·胡笙並非奧薩瑪·賓拉登的盟友，更可能他是賓拉登未來的打擊目標。轟炸伊拉克不僅令鮑爾運作大同盟的努力功虧一潰，而且美國將遭遇一九九一年所面臨的兩難：它敢擔負侵略和佔領的負擔嗎？

而且一旦美國採決了任何令人懷疑的有效選項，然後又該當如何？如果軍事行動“失利”，這將加強賓拉登美國是一隻紙老虎的觀點，我們也都知道一旦強權武力顯示疲弱，盟邦會多麼的善變。如果美國的軍事行動本質上未失敗，但捲入一場長期的軍事對峙的話，下述任何一件事情有可能發生：美國人大量喪生（這會導致像瀰漫於越戰期間，美國內部升高戰事的辯論）；對阿富汗平民的大屠戮（這可能令世界認為在九月十一日的攻擊中，七千人命的死亡不足以正當化如此大規模的回應）；一些穆斯林國家 - 巴基斯坦，沙烏地阿拉伯，印尼，埃及，阿爾及利亞，黎巴嫩，巴勒斯坦及其他較不受重視之國家的政治混亂。

沒有一件事情看起來對美國政府有利。突然間，世界上可能會發生大規模的和平運動。就像林登·詹森一樣，喬治·W·布希可能會想到不去競選連任是正確的決定。

當然，可能誇張了這個圖像。可能美國事實上可以成功的實施外科手術式的攻擊。可能神學士政權最終會自己垮台。可能布希像他的父親在一九九一年一樣，會成為一個勝利的英雄。果爾如此，布希仍將面臨其他兩重困難：

其一是國內的困難。布希的父親在十八個月內由勝利和高度的民意支持跌到落選，理由誠如當時的看法，“就是經濟嗎，呆子！”就在本週，美國經濟保守主義的化身華爾街日報說，財政部部長保羅·歐尼爾冒著失去信譽的風險，因為他對經濟過度樂觀。很明顯的，許多美國資本家正戒慎恐懼的面對未來的暴風天。美國選民以記憶力短暫著稱，一旦國旗遙過了，接下來他們會投票給他們的荷包。而且他們總是責怪在位者，他須對經濟的問題負責。

如果這還不夠，如果美國逮著賓拉登，推翻了神學士政權，然而三個月後，某些人成功的發動對美國或西歐的攻擊，美國成功的信譽不會在配備氫彈彈頭的怪物出現之前，消失在一陣煙怒當中嗎？當然，喝采與自信心會動搖。這難道不可能嗎？

現在，讓我們檢視五年的觀點，美國在世界體系的地位會比今天更強嗎？今日地緣政治的排列會存續下去做為組織全球政治的模式嗎？“反全球化運動”可能變成比今日更一致而遠更具戰鬥力嗎？想想這些並非是不合理的問題。最重要的是，脫序狀況難道不會變成更普遍嗎？不安全難道不會變成每天生活的一部份嗎？世界經濟難道不會有更大的振盪嗎？

若如是，從現在起五十年後又將如何？沒有比之更不確定了。但若從五十年後回頭看，九月十一日本身是否如此重要是值得懷疑的。布希總統在對國會的相同演說中說道：“我們知道上帝不是中立的。”我猜布希並不以神學家著稱於世。我想西方三大宗教 - 猶太教，基督教，與伊斯蘭教都以上帝賦予人以自由意志的方式來討論原罪問題（如果上帝是全能的，未何祂允許原罪的存在？）如果上帝不是中立的，那麼人並不能擁有自由意志。如果人有自由意志的話，很清楚，上帝對人類的衝突是中立的。

[版權：伊曼紐爾·華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 版權所有。若能保持原文並顯示版權，原文允許下載，電子轉寄或傳送電子郵件予他人，及登載在非商業性的團體網站。若欲翻譯本文，以印刷及/或包括商業網站和選錄等其他型式出版，須與作者連繫，電子郵箱：iwaller@binghamton.edu；傳真：1-607-777-4315。

本評論每月出版兩次，乃反映當代世界情勢長期觀點，並非目前頭條新聞之觀點。]